

欽定史記

百之百卷
九一四一

史記卷一百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氏

苗裔也叔喜劒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本燕人樂毅之後

姓巨公名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

喜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

趙

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

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

集解徐廣曰七

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

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

臣等請爲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

當蟲出

集解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蟲流於戶外是也

公等奈何言若

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

與謀弑上會事發覺

集解徐廣曰九年十月捕貫高等也

漢下詔捕趙

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梟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

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旣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

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

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

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

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

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

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義王財物所藏也

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

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義魯

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魯相國

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

坐索隱暴音步卜反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

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

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

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

集解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

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

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

正義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

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

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

都尉

正義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

月餘上遷拜爲司直

正義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

不法

數歲坐太子事

正義謂戾太子

時左丞相自將兵

集解徐廣曰劉

屈釐時爲丞相也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

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涇城今在中

山國

集解徐廣曰涇城縣名也

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旣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

事刺舉有聲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

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將車猶御車也

留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

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諺武功扶風西界

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小邑也谷口蜀剗道近山

正義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蓋屋縣西界

也駱谷間在雍州之蓋屋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

安以爲武

功小邑無豪易高也

索隱易音以鼓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

安留代

人爲求盜亭父

美郭璞曰亭卒也正義安留武功替人爲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

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也

後爲亭長正義百官表云十里

一亭亭有長也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

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

卿安字少

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

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

其後除爲三老

正義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

舉爲親民

出爲三百石長

正義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

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

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

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

正義衛青也

從此兩

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劔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

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之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

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

集解徐廣曰移猶施也

將

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

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

正義地志云

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

條也以田仁爲丞相長史

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

田仁上

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

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弟也

杜杜周也

河東太守

石丞相子孫也

石慶謂

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

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

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

集解徐廣曰暴勝之爲御史大夫

夫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

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

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

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

之以爲任安爲佯邪

集解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紫隱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

不發兵不傳會太子者也

不傳事何也

紫隱傳音附謂不附會也

任安笞辱北

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

我其鮮好者

紫隱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

書上聞武帝曰是

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

史記卷一百四
列傳
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卷一百四

史記卷一百四考證

田叔列傳會陳豨反代集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
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余有丁曰此是七年高
帝征韓王信曰豨反史誤

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容齋隨筆曰孟舒魏尚皆以
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
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括地志云矍相圃在袁州曲阜縣
南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徐孚遠
曰疑苑中卽矍相圃舊地正義引其說而未竟

上遷拜爲司直○

臣照

按遷字疑還字之訛蓋言武帝

東巡還乃拜爲司直

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

臣照

按此三

句中必有訛脫旣以坐縱太子誅豈又以車千秋訟太子寃而更族誅乎况文亦不類

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臣照

按

平準書云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占字正宜用此解不宜解作卜字

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容